

想不到学生终于回归了真实的学习

□沙 洲

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,带来了一连串的想不到:想不到,和病毒的局部遭遇战打成了一场全民持久战,以至于到今天,很多学生还有一种寒假没有结束的错觉;想不到,原本作为“现代教学信息辅助技术”的线上教学,客占主位,全面替换常规课堂;想不到,风生水起、遍地开花的校外培训机构一朝偃旗息鼓,无法再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;想不到,去年离职潮中本为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自由度纷纷出走的教师,却被禁足一个多月,荷包不鼓反瘪,不再被人羡慕;想不到,家长不仅是“孩子的第一任老师”,还有变成“全职教师”的这一天……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,最让我想不到的是,多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倡导、追求,却似乎只能是空中楼阁的“还学生以真实的学习”,竟以“停课不停学”的方式实现了。

如今除少数偏远省份学生正式返校,全国学生都处于在家学习状态,除了固定时间段的直播课和录播课,一天中的绝大部分学习时间由学生自己安排。学习的自主时间和权利,这是本属于学生,却被学校收走,现在又突然归还的一笔财富。

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,如何规划好利用好?这令很多学生不知所措,令很多教师隔屏瞪眼。

这种反应情有可原,因为古今中外还没有出现过此种盛况——全国学生用同一版本教材各自在家学习。全国政协委员、教育部原副部长、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称,这是“世界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实验”。

悄然改变的学习形态,令很多人感觉不习惯,有些人思想观念上还没有转过弯来。由此,引发了很多新的矛盾。

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误区,是把在家学习比作古代的私塾或家塾。

持这种想法的人,没有认清学习的主体和学习的本质。

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本身,而学习的本质就是自主学习。

学校教育中不论怎样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,几乎都只能停留在口号上。因为车间式的班级设置、秧田式的座位排列、教师日复一日苦口婆心地讲授,学生的自主学习空间被尽可能压缩掉,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被动学习。

古代私塾由个人或家族承办,规模再小,也会聚集一定数量的学生。也有像王国维等名人,小时候家里为他延请名师指导,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培训机构“一对一教学”。这些学习模式的核心是教师的教,而不是学生的学,所以本质上仍应该与学校教育同属一类,而不能与在家学习相提并论。

在家学习与私塾教育,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。反倒是囊萤映雪、凿壁偷光、悬梁刺股等古代寒士的勤学事例,因为没有教师的身影,反倒属于在家学习的范畴。

在家学习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,英语“自学”有一种说法是teach myself(教自己),表达得颇为贴切。

然而,并不是说,在家学习就不需要教师了。似乎只要教师通过网络隔空指导,学生的学习就是被动学习。这样说,又错了。我觉得需要再强调一下,一种学习行为是否为自主学习,要看其中是“以

谁为主”。任何学习行为都离不开学生,因此学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,但学生是不是主角,决定于学习行为是自主学习还是被动学习。

让我们来听一个故事,一个发生在目前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——意大利的古老故事。

在一千年前的意大利,各个城市都有一些好学的青年,他们聚集在一起学习,这种活动毫无疑问是主动学习。然而,青年们已经厌烦了教士们说的那一套,想学习更合乎真理的知识,比如算术、几何、天文、逻辑……也就是中世纪之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荣过的学问。

而意大利本来就有一些通过自我钻研,或者将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的名师硕儒。青年学子们渴慕已久,就想出了凑份子请名师讲学的方法。

这样一搞不要紧,就诞生了一个个新联合体,即欧洲最早一批大学的前身,包括博洛尼亚(Bologna)大学、帕多瓦(Padova)大学、锡耶纳(Siena)大学、那不勒斯(Naples)大学……

这些大学的名字在今天听起来没什么名气,但这也不要紧,意大利由此成了欧洲的学术中心,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子,哥白尼、伽利略、布鲁诺、维萨里、康帕内拉等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巨匠在此开启了他们的研究,迎来了人类文明科学理性的曙光。

这就是发生在文艺复兴早期,大约公元11世纪的故事。

在这个故事中,教师绝对是有价值的,而且价格还非常昂贵,昂贵到仅凭一名学生的财力是负担不起的;而且这些教师也是挺厉害的,学问广博,享誉一方。但你觉得在这个故事中,教师是真正的主角吗?

教师的束脩再昂贵,学问再精深,在当时的欧洲学术界是当之无愧的主角,但在这个故事中不是。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学习的故事。学习的主人公永远只能是学生。

英语中的“大学”(university)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 universitas,有“联合”

“社团”之意,即意大利青年们组成的新联合体,而这类联合体即为今天大学的最初形式。

看吧,是莘莘学子作为学习主体的热情,激发了作为配角而存在的教师的价值,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兴盛。套用《易经》的一句话,可以说“自主学习之义大矣哉”。

既然如此,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地位为何又如此重要呢?

这是因为被动学习中的学生,是不被信任的。学生智力和行为能力尚不成熟,更需要有经验的成年人指导。然而一些指导者不知不觉会错误地认为:学生永远不会成熟,永远需要自己的指导,便渐渐剥夺了学生的学习主导权,却把作为指导者的自己变成了被动学习中的主体。

被动学习是一种狭隘的学习,或者说是无脑的学习,甚至是虚假的学习,因为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在学习。

即便是被动学习中的学习效果,也是学生在被压缩后残存的那一点自主性中,主动消化知识而取得的一点点成绩。

学校教育中常见的被动学习状态,导致了目前疫情下教学管理的失控。这种失控也许不是客观存在的,而是教师表现出来的—种情绪反应。

我曾听有的教师说,某某资深教师在学生面前“不怒而威”,言谈间难掩崇拜之情。但我听到这个“威”字,心中胆寒,这是一种王熙凤式的“粉面含春威不露”,“粉面”的背后却是杀机四起。运用音量、音高、冷眼、怒视、刺激、羞辱……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,将学生操控于股掌之中。

在王熙凤式教师的淫威之下,学生不仅处于低效的被动学习状态中,承受超量学习任务的重压,连一举一动都如提线木偶一般,受制于他人,活在恐惧之中,没有成为贾瑞和尤二姐这样的亡魂就是万幸了。

眼下,教师无法再对学生进行面对面施教了,音量、音高、冷眼、怒视、刺激、羞辱被光缆的距离削弱,学生本来就没有承受唾沫星子的义务。除了放弃,一些教师只能将目标转向家长。

但家长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:有的

家庭教育比较民主开明,对教师报以虚与委蛇;有的家长对孩子纵容溺爱,对这些家长施压就是所托非人了;那些焦虑度和控制欲可与自己媲美的家长呢?别想得太美了,他们现在都成了“奥特曼”,天天为了生活细节的是是非非,在家里跟“神兽”大作战。你跟他们结成共同阵线,人家以为同病相怜,正好一肚子苦水朝你倒过来。

另一方面,自满于王熙凤式表演手段的教师,往往在教学中轻视和忽视信息技术,认为那只不过是可悲的技术宅男捣鼓的玩意儿。操作中有点小问题不尝试自己解决,做个PPT都要旁人代劳,动不动呼叫同事当“救火队员”。

在她们的眼里,自己的“主流学科”是一株孤高的仙葩,所谓现代信息技术只是给教学或论文锦上添花的道具而已。

这样的想法或者潜意识的确非常聪明,但“机关算尽太聪明”,当举国开始线上教学,一堂接一堂的网课、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点接踵而至,之前的鲜花、掌声、光环全都派不上用场了。

图形软件连学生都会,自己的电脑上却没有安装,而且现在的网课一上来直接就是视频录播剪辑,现实都不一定留给你心情崩溃、肠子悔青的机会,只能跪求和感谢别人的技术援助。教学业绩嘛,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这时候学生哪里还感受得到恐惧还有威严什么的?你再在屏幕那头晓晓不休,这边学生有极大的自主权把设备关成静音,就可以看着你憋笑了。

总之,我要说的是,新冠肺炎疫情之前,学习的真实性是被掩盖的,或是获得某种加持的,比如提前学、重复学、超量学,而在家学习却还学习以真实的面貌。充分认清这一点,承认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,在“管”和“放”中斟酌平衡点,有利于我们在“停课不停学”背景下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习。



在金华市站前小学校门口,工作人员正在对新采购的测温装置进行安装和调试,为开学作准备。该校校长施益新介绍,“新安装的红外线测温仪比手持测温枪效率高很多,平均一秒一个。『滴』的一声,就可以测出学生的体温是否正常,目前我们正努力做好各项防控措施,保证让学生健康上学。”

(本报通讯员 徐志媚 章超青 摄)

“停课不停学”行思记

教无定法

□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小学 潘丰洁

空中课堂效果怎么样?学生有没有在认真上课?朋友圈的教师们满腹狐疑,监督学生学习成为难题。

叫停小打卡

钉钉、打卡助手、微信小打卡等各种工具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火热起来。我曾经也头脑一热,兴冲冲地组织家长给孩子的各科作业打卡。

然而两天下来,检查作业到眼花缭乱,眼睛流泪;为了跟同事和家长沟通,打字打到手指抽筋;家长也被硬生生逼成手机达人,掌握了各种手机隐藏功能。我的手机一直连在充电器上,像身体虚弱挂着点滴。这时,校长转发了几篇文章——《上网课,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》《除了上网课,我们还可以做什么》等,倡议学生不写电子作业、教师不批改电子作业,师生分享歌曲、读物,关注疫情新闻。

其实最辛苦的是学生,每天上4节网课,还要盯着屏幕做作业。如果这次在家学习是以视力和健康为代价,那真是得不偿失。教育不应该是这样冷冰冰的,应更温暖、更有情怀。

我幡然醒悟,冷静下来,叫停了小打卡。

“中奖”

“中奖”的感觉应该很刺激吧。我与学生约好,每天7点,在群里公布3个待抽查学生的名单,这3个学生要在半个小时内上传4科笔记和作业。各科教师们群里按需点评反馈这些作业。虽然只有3个学生的作业,往往也能反映出一些错误率较高的问题。教师接下来以微课或者PPT形式重点讲解,这也是建立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关系的好办法。

“大家来找茬”

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起来了,但学生与学生之间仍没有互动。怎么办呢?第三周课程是经典诵读,每天要背诵两首古诗。线上背诵抽查大家都能听到,何不让学生互听背诵、互相纠错?我给这项活动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——“大家来找茬”。于是,每天7点,班级群变得热闹起来。学生的耳朵比我还尖,总能很迅速地找出许多小错误。

出错的学生经过同学提醒,重新背诵,不厌其烦,同学们纷纷为他点赞。

一个多音字,到底该读什么?经过好

几个学生查找资料考证,最终大家把正确的读音确定下来。

线上共同体

一天,我的微信里忽然需要增加一个群——“线上‘学习共同体’实践群”。

真实情景下的共同体尚未成熟,现在要搬到线上,简直不敢想象。但校长的几句话让我很有共鸣:“把只有听和接受的课堂,转变为为学生输出型课堂。”空中课堂的教师很优秀,课堂呈现很理想,但没有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场,始终不能称之为好课堂。

只有让学生充分表达出来,才能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。

说干就干,我先拉了一个组长群,把成立线上共同体的初衷及实施的方法、任务、流程都讲了一遍。随后我将本班学生拉了7个微信小群,每个群四五名学生。讨论完后,请每个学生在小群里反馈线上讨论的优缺点,由组长汇总后发给我。

万事开头难,其中4个小组勉强能够开展活动,另外3个小组似乎离不开教师的帮助。

第二周线上讨论,我找了一首小诗《向着明亮那方》作为开场,然后和数学教师先后进入到各小组。

我们发现冷场的情况,因为学生忘记了发言模式。

第三周线上讨论,我整理了共同体发言模式发到群里,鼓励组长,如果没人回答,自己先做示范。

开场是轻松的背古诗环节和讨论环节,我悄悄地溜进小组群,静静听三五分钟,再悄悄退出,去另一个小组。一个小时的讨论一下子就过去了,我竟然觉得这个过程有点享受。

从难以想象,到小有收获。在学生们反馈中,很多学生提到:“经过梳理和发言,知识点记得更清晰了。”“在不方便出门的今天,能听到同学们的声音,彼此交流学习感受,真好。”

这种新型学习方式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。经过3次尝试,学生成长了很多,技术上也越来越娴熟,而且并不是在教师的硬性要求之下。

有的学生建议,没轮到自己讲的时候关静音,减少干扰。有的学生说,讨论前把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,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。有的学生说,可以看到同学的表情,就可以了解很多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……

这几周,我没有打卡,没有远程监督,学生的学习态度总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

翹 楚(楼主)

去年10月,我在一所农村中学调查教学常规落实情况,听了一节语文课《论语十二章》第二课时。上课伊始,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一次默写,共需填写7个空格,包括“四书”是哪四本书等知识点,学生从复习准备到开始听默写,再到小组长批改(其他学生等待),共花去8分钟。接着该教师组织学生翻译后6章的内容,每个小组翻译一章。只见学生纷纷拿出本子,一句句翻译。有一个小组长很负责,抓住一名学生没有预习。最后教师让每个小组展示翻译成果,以全班齐读结束。

评课阶段,我不客气地指出:课堂容量小、节奏慢,要改进。但教师解释,他是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,所以得慢慢来,要让每个学生都懂。

我问:教学任务能否顺利完成?

他回答:有些内容不重要,可以不教,应该来得及。

……

对此,我有些疑惑:备课、上课、布置作业等都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,会不会拉低班级学习水平,那些基础好的学生怎样提升?“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”有道理吗?教学设计到底应该从班级中哪个层次的学生开始呢?

赵占云

教学的目的是赶进度,还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呢?

每所学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习特色,教师也会根据这种特色来调整教学方式。楼主所说的这位教师,同样也应该是与学生不断接触和交流后,逐渐摸索出适合他的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。

笔者认为,这种教学方式很适合大部分学生学习基础能力薄弱的学校和班级,“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”就像一个水位计。连“最后一名学生”都学会了,还用担心其他学生不会么?

可能只有这位教师课堂的“慢”,才适合这些农村学生的学习特点。

翹 楚

这位教师教得慢的理由是:农村小班学生基础差,教快了不能接受。因此,他就慢慢地教,从最基础开始教,文言文一句一句地翻译,一句一句地背,认为功夫花下去总会有成果。但我不赞成,课堂的容量和节奏都必须适量才行,否则,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速度和思维能力?这慢悠悠的学习实在低效。

龙泉许东宝

课堂上不从学困生教起,教师还能做什么呢?少数几个拔尖的,基础好、习惯好,可以不用教师教。大多数中等生,帮助一下,点拨一下,也没什么问题。

只有能力稍弱一点的几个学生,因为家庭条件和原有基础,不得不靠教师的单方面努力。

有人会说,可以把学困生辅导放到课外去,但这不是很现实,因为教师自己也有很多事情,天天课外帮补,也不是个事儿,学习还是要在课堂上完成。

但假如课堂总是围绕几个后进生,其他学生得不到启迪,这样的课堂也是失败的。让全班学生都有进步,是教书育人的基本点。

徐如松

课堂教学是一个常量,只关注“下要保底”,就势必轻视“上不封顶”,因此还是要学会“弹钢琴”,让每一个层次的学生都有所发展。与其说“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”,还不如说“每一个学生都重要”更加准确。

从理念上说,“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”没有问题,这是属于教师职业操守范畴。从楼主提供的案例看,从理念到行动,落在课堂上发生了偏差。

如果最后一名学生确实跟不上怎么办?只能在课堂教学之外“开小灶”,为他提供个别辅导,这也是“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”。

孙晓菲

关于教育有两个有名的成语,一个是“有教无类”,一个是“因材施教”。

前者是孔子提出来的,说人不管贫富贤愚,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这是教育公平的滥觞;后者的提出者是郑观应,要求教育者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,切忌“一刀切”。

有教无类是教育价值理念,重公平;因材施教是教育手段,重效率。这位教师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,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,是对有教无类观念最好的落实,无可置疑。

可是教育毕竟还需要重视成效,要让学生受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学,如果只顾后不顾前,反倒成了另一种不公平。

前文提出的教学方式,有其特殊的实施环境,即在农村学生学习程度普遍欠缺的前提下,确实是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的,但不适合推广。

本话题可继续讨论



教师话坊